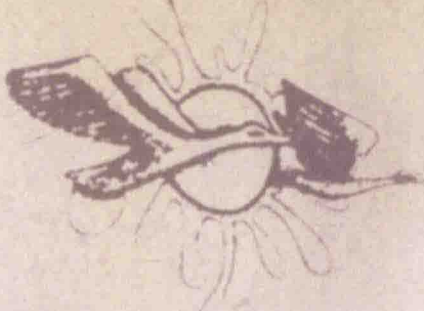




女神的生命隱喻 及其文學表現

林雪鈴 著



女神的生命隱喻 及其文學表現



林雪鈴 著

麗文文化事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女神的生命隱喻及其文學表現 / 林雪鈴著. -- 初版. -- 高雄市：麗文文化，2012.0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748-486-4 (平裝)

1.宗教文學 2.神話 3.文學評論

815.6

101006380

女神的生命隱喻及其文學表現

初版一刷・2012年4月 初版一刷

著者	林雪鈴
發行人	楊麗祺
總編輯	蔡國彬
出版者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80252高雄市長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	07-2265267
傳真	07-2264697
網址	www.liwen.com.tw
電子信箱	liwen@liwen.com.tw
劃撥帳號	41423894
臺北分公司	23445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41號
電話	02-29229075
傳真	02-29220464
法律顧問	林廷隆律師
電話	02-2965821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

ISBN 978-957-748-486-4 (平裝)



麗文文化事業

定價：350 元

摘要

本書主要採用精神分析學與結構主義符號學，對女神形象、女神的文學書寫進行隱喻內涵與表現形式的探究。認為女神是我生命意識的隱喻化身，而其文學書寫則具有結構化的表現形式。

女神與生命的隱喻關係，建立在母親心理原型的基礎上，人類在主體意識尚未獨立的嬰孩時期，與母親為一體，以母親為宇宙範疇，因此建立起充滿著母性生命力量、自我包容在其中、具有一體生命規律的生命觀，而這也正是原始思維下，神話女神形象擬塑的背景，因此形成女神形象與原始生命觀同質同構、相互演述的詩學關係。及至心靈主體逐漸獨立，人類在以母親為鏡的自我想像虛擬中，建立起自我。過往母子一體的樂園經驗，潛藏在心理，成為自我存在最初完好狀態的隱喻。精神分析學家認為，這個最初的完美家園、最初的完整狀態，透過意識的壓制，埋在潛意識中，當心靈主體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失衡波動，無論喜或悲，滿足或空虛，最初的母親身影與懷抱，都是基本的寄託歸向，它們在想像中馳騁、在夢境裡浮現、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中再現，並且主要透過象徵被傳達出來。

女神為神聖化的女性，既存在於與俗世對舉的彼岸，又建立在母親原型、鏡像歷程的基礎上，既是彼時、彼岸，曾與母親為一體的美好家園，又是此時、此岸，主體在無法回歸母懷的心靈驅力下，寄託生命感懷的自我化身。因此形成文學創作筆下，透過想像虛構，創造出我曾在其中的母懷樂園，而我又再度回歸、或再度被迫遠離的觀看高度。

精神分析學提供了回溯心靈的根據，由索緒爾、卡西勒等建

立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則提供了追蹤其表現形式的路徑。正如拉克所言：「無意識被結構化如語言。」女神隱喻生命的文學表現，應該有其結構化的形式。而本書中「縱向聚合：母性力量象徵的運用」、「橫向組合：母子對待關係的展開」即是以此為基礎所追蹤出的結構。女神文學中常見的仙境出與入、不死藥的得與失，均可透過此一表現形式得到解釋。女神及其仙境的想像虛構，具有調節心靈主體於現實生活中與世界主客對立，不斷追逐意義，所帶來之孤獨與疲累的潛在作用。這種心靈的調節，具有正、反兩種向度，有時是美好經驗的複製，有時是負面經驗的模擬。結合表現形式的縱向、橫向結構，以及表現向度的正、反路向，於是形成以「母懷的回歸與不死藥的獲取」，反映母子對待關係的展開、生命力量的獲得；或以「母懷之阻隔與不死藥的失落」，反映母子關係斷裂、生命力量失卻的書寫模式。此一書寫模式，在遊仙詩、女神與凡男遇合故事中，均可得到明確的印證。

比較神話與民俗中女神的發展現象，雖然同樣呈現正、負面兩種路向，但其內在仍是延續神話解釋生命存在、維護生命規律的精神，以強化女神的神威來表現，在宗教神聖性的固化下，沒有太多想像虛構、自我寄託的空間，呈現出與女神文學創作不同的發展結果。可藉以對比神話與文學語言中的女神，雖然出於同一個以女神隱喻生命的思維基礎，卻展現出相異的人文風景。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 一、女神與生命思維之關係 5
- 二、問題的提出 10
 - (一) 女神如何隱喻生命？ 10
 - (二) 其表現具有結構性？ 12
 - (三) 宗教與文學的差異？ 12
- 三、研究方法的採取 12
 - (一) 原始思維與精神分析 12
 - (二) 結構主義符號學 15
 - (三) 文學批評理論—隱喻的轉換生成 22

第二章 女神概念的組成 25

- 一、女神神聖性的來源 26
- 二、性別意識的賦予 33
- 三、以「母性」為觀點檢視 37
- 四、從女性到母性：女神研究的轉向 41

第三章 女神形象之擬塑—以「母性」為核心 49

- 一、母性的兩層意涵 54
 - (一) 自然母性：母體、生育與親子關係 59
 - (二) 社會母性：母職、母儀與倫常孝道 61

二、女神擬塑之一：透過象徵傳達母性的力量	63
（一）物：月、水、土、地、樹、石等	65
（二）紋樣：雷電紋、漩渦紋、交繞紋	77
（三）概念：陰、陽	85
三、女神擬塑之二：在對待關係中保存母性感知	89
（一）賜予生命、溫暖慈愛的養護者	90
（二）帶來死亡、陰沈殘酷的掌控者	92
四、女神之擬塑—母性心理原型的對象化歷程	99
 第四章 原始生命觀、女神的同質現象及其詩學意義	103
一、原始生命觀的四個面向	106
（一）生死現象：盤古神話與時間的寓意	109
（二）生育力量：透過太陽神演述的生命思維	112
（三）生命秩序：季節神話及其儀式	119
（四）超越死亡：不死樹與不死鳥	124
二、原始生命觀在女神勞作中的演述	134
（一）化育力量的存在：以女媧化生為例	134
（二）時間之輪的運轉：以羲和御日、常羲浴月為例	138
（三）成長變化的秩序：以女夷司春、青女佈殺為例	142
（四）死亡現象的超越：以西王母賜不死藥為例	145
三、由母親原型所架構起的詩學關係	147

第五章 女神生命隱喻的建構背景與表現形式 155

一、女神與生命隱喻關係的構成 156

(一) 主體的建立：母親與自我鏡像 156

(二) 世界觀的形成：從「母與子」到「客與主」、「天與人」 159

(三) 女神作為主體與世界觀之隱喻對象 162

(四) 透過女神書寫展開的自我對話 164

二、探討隱喻內涵的路徑：通過感知與象徵 165

(一) 感知的共通 165

(二) 具有結構性的象徵系統 167

(三) 感知經驗的類比再現 169

三、女神作為生命隱喻之表現形式 172

(一) 橫向組合：母子對待關係的展開 178

(二) 縱向聚合：母性力量象徵的運用 178

四、從原型心理學論其兩種向度 179

(一) 正向：不死藥的獲取與母懷的回歸 183

(二) 反向：不死藥的失落與母懷的阻隔 184

第六章 正向：不死藥的獲取與母懷的回歸 187

一、心理背景與表現形式 188

二、不死藥的獲取：以遊仙詩的飛翔變化情節為例 190

(一) 飛翔的暗示 190

(二) 與女神的互動關係 194

(三) 不死藥的象徵	199
(四) 存在狀態的改變	203
三、母懷的回歸：以遇合故事的女神接待情節為例	217
(一) 弱小狀態的呈現	218
(二) 母懷仙境的塑造	223
(三) 由餵食展開關係	226
(四) 賜與、教導與孺慕之情	232
 第七章 反向：不死藥的失落與母懷的阻隔	239
一、心理背景與表現形式	240
二、不死藥的失落：以遇合故事中的錯失情節為例	242
(一) 人世中的兩個世界	244
(二) 主角造成關係的展開或破滅	246
(三) 錯失女神等同於錯失不死藥	248
(四) 失誤與悔恨：心靈壓制的模擬複製	252
三、母懷的阻隔：以水畔女神的離別情節為例	256
(一) 水、生命時間與女神	256
(二) 水作為時間象徵在神仙故事中的運用	261
(三) 牽牛織女	266
(四) 蒹葭伊人	271
(五) 湘水女神	273
(六) 洛神凌波	277

第八章	神話與信仰中生、死女神的發展現象	287
一、	執掌「生」之正面女神孕育功能的弱化	288
(一)	創世神話：女神象徵生命自身	288
(二)	感生神話：女神傳遞生命力	298
(三)	不死神話：生育功能的取消	305
(四)	民俗信仰：生命的護佑者	317
二、	執掌「死」之負面女神滅亡功能的凸顯	318
(一)	母性體驗與宗教心理：關於形成背景的探討	321
(二)	神話與民俗中所見的負面女神	324
(三)	負面女神之符號標記與類型分析	341
第九章	結 論	351
	徵引文獻	357

第一章

緒論

- 一、女神與生命思維之關係
- 二、問題的提出
- 三、研究方法的採取

[德]恩斯特·卡西勒 (Ernst Cassirer)《神話與語言》指出：

不論語言和神話在內容上有多麼大的差異，同一種心智概念的形式卻在兩者中相同地作用著。這就是可稱作隱喻式思維的那種形式。¹

隱喻概指：意義在「我」與「非我」間的轉換生成。²彼與此，本非一物，卻透過主體的對比、想像，將其融而為一，使彼等於此。

神話出於主客不分、我與世界萬物為一體的原始思維形式，因此使我與萬物間存在著互為隱喻的關係，而神話的內涵便是這個關係基礎上，對生命所作出的隱喻詮釋；至於語言則透過心靈主體驅動象徵符號，使無關係之「彼」，能夠指稱「此」，同樣也是隱喻式的思維形式。因此，正如卡希勒所言，神話與語言出於同一種心智概念形式，此亦即前舉「我」與「非我」在想像對比中融為一體的隱喻型態。

而當神話的素材，進入文學創作中，成為主體運用象徵符號，進行想像虛構，表達自我生命感懷的材料。神話主客不分，我與萬物為一體的隱喻結構並未解除，於是在文學作品中，形成「我」在「我與萬物為一體」之神話情境中的想像化身。

以女神的書寫創作為例，西王母既是「我」母親原型的投射，又是神話情境中凌駕於宇宙之上「我與萬物」的母親。兩相

¹ [德]恩斯特·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著，于曉譯，《語言與神話》（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頁 72。

² 張沛，《隱喻的生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3：「一切隱喻均可還原為認識主體『我』或『體驗』（bodily experience）對外界（客觀事實）所作的『投射』。……隱喻仍歸結為意義在『我』、『與我有關的非我』兩種領域間的轉換生成。」

融會，來自於自我的母親感知記憶、來自於自我意識所引發的母懷追尋，竟可加諸在此一神話微型宇宙中，成為世界萬物共同的追尋。自我存在的感懷，既與萬物為一體，被無限的放大了，而自我卻又可置身在此微型宇宙外，觀看自我的喜與悲。其中生命的同一同步，與生命的可對面觀照，是神話文學創作（或宗教文學創作³）獨有的高度。所謂「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⁴，境界大概類於此。

女神在文學創作中，透過神話（宗教）素材所進行的自我隱喻化身，具有特殊性。其特別深刻之處，在於女神的擬塑，乃是建立在母親原型上。根據精神分析學者的看法，母親在人類主體獨立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母親的對待，形成了世界最初的樣貌，因而在人類無意識中累世積澱出一個充滿母性色彩的世界原型。此一世界及其中的生命，處於一個巨大的母腹中，受其滋養，生命來自其中，也將回歸其中，循環不已。

又根據拉康的進一步論述，人類心靈主體在尚未獨立之初，經歷了與母親為一體的相互依存關係。其後進入鏡像階段，在以母親為他者的自我離析中，對比、想像、虛擬出自我。⁵此一主

³ 神話與宗教，兩者均是透過神聖的臨在，使我與世界萬物在同一個維度中。

⁴ 清·王國維，〈浣溪紗〉：「山寺微茫背夕曛，鳥飛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雲。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⁵ 杜聲鋒，《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131-132：「『鏡像階段』中兒童通過自己在鏡子中的影像逐漸再認（ré-connaissance）自己，『鏡子中的影像』既是一個比喻說法，也道出了兒童在這個階段上自我再認的想像性特徵（imaginaire），因為，兒童是通過一個潛在性的東西（光學影像）認識自己的同一性的，而不是通過自己客觀的身體獲得自身的同一性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階段上兒童對自己的辨認只是一個『想像

體的獨立，伴隨著回不到與母親為一體、無有孤獨、需求立即得到回應與滿足的原初樂園狀態。同時也伴隨著對回歸母懷樂園之渴望的自我壓抑。拉康認為正是這種壓制，開啓了人類的潛意識。⁶這個主體獨立過程所帶來的共同裂解之傷，使人類的潛意識裡永遠有一個回不去的母懷，無論主體感到快樂或悲傷，對存在的現實感到沈浸或逃避，母親的懷抱，此一基本的精神形式都會自然的浮現出來。

神話中女神的擬塑，以及文學中的女神書寫，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因此其中自我的生命隱喻十分深刻，值得加以探究。

本書的寫作，主要引用了精神分析學及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方法，首先透過精神分析學，確立女神題材所具有的獨特性，其次嘗試結合結構主義符號學，建立其表現形式的架構，藉以進行女神形象、女神文學表現的分析批評，並驗證女神神話與女神文學之內在結構，彼此一致，是透過同一種隱喻思維形式，在同樣的結構形式上，所操作出的差異表現。

的再認』(reconnaissance imaginaire)，即通過影像的再認。」

⁶ 拉康認為：「他所失去的是母親的身體，從此對母親的慾望或與她幻想之結合必須壓抑。此首個壓制就是拉康稱之為最初的壓制，而正是這最初的壓制開啓潛意識。在想像期中沒有潛意識，因為沒有缺少。」、「對拉康而言，如果進入象徵組織開啓潛意識，那即使說希望與母親像象徵性結合之最初的壓抑創造潛意識。換言之，潛意識出現作為壓制慾望之結果。在某一層面上，潛意識就是慾望。拉康最著名的句子：『潛意識建構如語言』包含對語言本質重要的發現：對拉康來說，慾望的行為與語言相同：它不停移動，由一個對象到另一個對象，由徵符到徵符，而永遠不會找到完全的滿足，正如意思永遠不能被捉住為完全存在。」見托里·莫以 (Toril Moi) 著、陳潔詩譯，《性別/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頁 90、92。

一、女神與生命思維的關係

女神，可簡而言之為「被神聖化的女性對象」，《說文》釋女媧為：「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⁷西方宗教學者認為：「神聖」是宗教的本質。如奧托《論神聖》：「『神聖』即『神聖者』（the holy），是一個宗教領域特有的解釋範疇與評價範疇……任何一種宗教的真正核心處都活躍著這種東西，沒有這種東西，宗教就不再成其為宗教。」⁸又如伊利亞德《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所言：「神聖總是顯示自身為一個完全不同於自然狀態中的實體。……對神聖第一個可能的定義，便是它與凡俗相對立……人之所以會意識到神聖，乃因神聖以某種完全不同於凡俗世界的方式，呈現自身、顯現自身。」⁹由此看來，女神是顯現自身的神聖，使世人感受到其全然不同於世俗的力量實體，具有宗教性。

宗教性的展現，不必然出以外顯的組織、教義、儀式、崇拜對象等形式，也可以是一種精神型態。如《宗教經驗之種種》指出：「在宗教的領域裡有一個巨大的分野，一方面是制度的宗教，另一方面則是個人的宗教。」¹⁰屬於個人的宗教，與個人內在的荒涼感、無助感、不完美感等有關，「這是個人與其創造者

⁷ 漢·許慎，清·段玉裁，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十版），頁623。

⁸ [德]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著，成窮、周邦憲譯，《論神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6-7。

⁹ [羅馬尼亞]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60-61。

¹⁰ [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蔡怡佳、劉宏信譯，《宗教經驗之種種》（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33。

之間一種心對心、靈魂對靈魂的直接關係」¹¹，當「個體在孤獨的狀態中，認為自身與其所認定的神聖對象間有某種關係時」¹²，屬於個人心靈的宗教便油然而生。奧托（Rudolf Otto, 1869-1937）認為這一類的感覺體驗，包括了受造感、令人畏懼的神秘、神往感等¹³，可以總稱為神聖，神聖是宗教的本質與出發點¹⁴。神話中女神的現身，便是以此為搖籃。其存在出於以神聖為內涵的宗教心理，並在崇拜活動的發展中持續被神聖化。

促發女神宗教心理的主因，其一為對女性繁衍生命功能的崇拜，再則為受母親養育過程中依賴與畏懼的體驗等。對女性繁衍生命的崇拜，主要不在於母體所具有的產育功能，而著重在生命

¹¹ [美]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劉宏信譯，《宗教經驗之種種》，頁33。

¹² [美]威廉·詹姆斯著，蔡怡佳、劉宏信譯，《宗教經驗之種種》，頁35。

¹³ [德]魯道夫·奧托著，成窮、周邦憲譯，《論神聖》，〈中譯者序〉，頁3-4：「（神聖）是宗教的根基……奧托根據拉丁語 *numen* 自鑄了一個新詞即 *numinous*（『神秘的』），來重新命名這一遮蔽至深的因素……奧托指出，『神秘感』是一種二元結構性質的東西。一方面是『畏懼感』。這是崇拜者在某個至高無上的超絕者面前所產生的那種戰戰兢兢的、自慚形穢、卑微渺小的神秘感受。『受造感』與施萊爾馬赫的『絕對依賴感』都由此而產生。另一方面則是『神往感』。儘管崇拜者在這個超絕者面前膽怯萬分、無比畏懼，『但同時又總要情不自禁地轉向它，甚至還要使之變成他自身的東西』（第31頁）。這種既畏懼又神往的情感才是宗教經驗中的那種『特殊與獨有的東西』（第4頁）。這種東西閃避著概念之思的領悟，只有具有此種存在性體驗的人才能感受它。」

¹⁴ [德]魯道夫·奧托著，成窮、周邦憲譯，《論神聖》，頁6-7：「『神聖』即『神聖者』（the holy），是一個宗教領域特有的解釋範疇與評價範疇……任何一種宗教的真正核心處都活躍著這種東西，沒有這種東西，宗教就不再成其為宗教。」

的誕育被視為一種聖顯，是宇宙神聖力量的展現，¹⁵因此作為聖顯媒介的女性自然而然被賦予了神聖性。伴隨著宗教心理而來崇拜與恐懼等，也環繞著女性可孕育的身體展開，如民俗文化中便可見大量對女性身體產育功能與生理週期的敬畏與禁忌。

此外，受母親養育的體驗也是孕育女神崇拜重要的心理基礎。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 1905-1960）《大母神－原型分析》提到：「女性之所以表現為偉大，是因為那些被容納、被庇護、被滋養者依賴於它，並且完全處於它的仁慈之中。一個人可能被經驗為『偉大』的，但也許遠不如在母親身上所經驗的偉大那樣明顯。看看嬰兒與兒童，他們把母親的地位等同於大母神。她的尊嚴神聖反映了人類幼兒不同於新生動物的特殊狀況，剛出生的動物遠比新生的嬰兒更加獨立。」¹⁶自新生伊始，嬰幼兒對母親的全心仰賴，引發對外在世界首度的偉大體驗，這也是女神宗教心理的重要基礎。

出於對女性繁衍生命功能的崇拜、對母親的敬畏恐懼心理，因而聚合出 Dorothy Dinnerstein 《The Dirty Goddess》所論的：「男性對所有神秘的、強有力的事物懷有一種敬畏和恐懼，女性可繁殖的身體是這樣一種事物最基本的象徵。」¹⁷精神分析學學者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著名的論說－「母親原型」¹⁸，提

¹⁵ 廖明君，《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頁 5：「無論是生命的誕生，還是對於生育的祈求，無論是關於生命的護佑，還是生命從死亡到再生的轉型，在先民的心目中，無一不是處於神的控制之中。」

¹⁶ [德]埃利希·諾伊曼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42。

¹⁷ 劉岩編著，《母親身分研究讀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212 所引。

¹⁸ 關於「原型」的概念，參見路揚，《精神分析文論》（王岳川主編，